

尚色习俗对蒙古族城市建筑色彩的影响研究

——以蒙古国乌兰巴托为例

李 天¹, 周 晶²

(1. 天津大学, 天津 300072; 2.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尚色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有文化元素与符号表达。蒙古族在其日常生活中崇尚白色、蓝色、红色和金色, 这些颜色除了出现在其民族的美术作品、日常生活器物与服饰以及传统建筑蒙古包上之外, 也反映在其城市建筑的色彩上。在蒙古族占主导地位的境外城市乌兰巴托, 城市建筑色彩的蒙古族特色比中国和俄罗斯的蒙古族城市更多体现了蒙古族尚色习俗。通过对蒙古国乌兰巴托城市建筑色彩的分析, 说明城市建筑色彩对构建民族城市风貌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蒙古族; 尚色习俗; 城市建筑; 色彩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6-0058-06

The Effect of Color Preference on the Colors in Mongolian Urban Architecture

——A case study of Ulan Bator, Mongolia

LI Tian¹, ZHOU Jing²

(1.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color preferenc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s, is a unique cultural symbol which distinguishes an ethnic group from others. Mongolians traditionally prefer colors like white, blue, red and gold in their daily lives,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art works, clothing, life artifacts, traditional decoration of Mongolian yurts and even their urban architecture as well. In Ulan Bator, where Mongolians are the majority, the color of important architectures is characterized by Mongolian color preferences more clearly than buildings in other Mongolian cities in China and Russi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gg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r preference in constructing a city of ethnic style by the analysis of architecture colors in Ulan Bator.

Key words: Mongolian; color preference; urban architecture; color

收稿日期: 2012-09-06

基金项目: 陕西省科学技术发展项目(2011kw-32); 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专项重点项目成果(2007FY110300)

作者简介: 李 天(1988-), 女, 山西文水人,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与理论。

一、蒙古族尚色习俗概述

尚色习俗原本是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特有词汇,指一个民族或族群出于某些原因,崇尚某些颜色或者对这些颜色有特殊的偏好。世界上的各民族或者族群,由于地理环境,民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审美观点的差异,表现在对色彩的选择上,有特别的偏好和崇尚,也有某些忌讳。比如中国古代就有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尚黄的传统。这些颜色常常以各种形式作为该族群的象征,如古代的族徽、图腾,当代的国旗、国徽、货币的颜色等。该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如日用品、服装、建筑、装饰艺术品等方面,也多喜用这些颜色。

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对某些色彩的偏爱或者崇尚,多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物崇拜,其色彩偏好与该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蒙古族偏好的色彩,正是草原民族与自然比较接近的必然选择。19世纪蒙古族著名学者罗布桑却丹在其《蒙古风俗鉴》的蒙古新年礼仪一节中说:“论年光,青色为兴旺,黄色为丧亡,白色为伊始,黑色为终结”^[1]。蒙古族传统崇尚的色彩主要有白色、蓝色、红色和金色。

二、乌兰巴托城市建筑色彩

色彩在现代城市建筑中的反映是非常直观的,城市建筑色彩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形象、特色和品位。笔者因课题需要,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以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了短期人居环境考察。在蒙古族人口为主的乌兰巴托,正是以上提到的几种色彩在城市建筑中的使用,凸显了其城市风貌的民族特色。虽然乌兰乌德的名称是蒙古族城市,除了以城市入口处的一尊布里亚特姑娘手捧哈达的塑像作为表征外,她整体看上去是一座俄罗斯城市。反观呼和浩特城市风貌,则更多表现出了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特征。

1. 乌兰巴托城市建筑发展概况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位于蒙古高原中部肯特山主脉南端的图拉河上游河谷地带,地处北纬48度以上,海拔1350米的内陆地区。城市南北方向群山连绵,东西是广阔的草原,图拉河从乌兰巴托市南面的博格达山脚由东向西缓流。色勒博河由北向南将乌兰巴托市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该市面积4704平方公里,最初沿着色楞博河发展,后来城市逐渐向南发展,并跨过图拉河。蒙古国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乌兰巴托市冬季最低气温达-40℃,夏季最高气温35℃,是世界上平均气温最低的首都。但是这里全年晴天可以达到257天。

乌兰巴托常住人口100万左右,居民中除了哈萨克族占2%以外,其余均属于蒙古族不同部落。乌兰巴托始建于1639年,即清朝崇德四年,初称“乌尔格”,蒙语为“宫殿”,为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巴呼图克图一世的驻锡地。乾隆四十三年,即1778年,哲布尊丹巴在其驻地设立城防,取名“库伦”,意为栅栏围起来的草场。在清代,库伦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为土谢图汗部中旗的驻地,中国传统上称其为外蒙古。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八世哲布尊丹巴曾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乌里雅苏台独立。1924年,在苏联的策动下,蒙古人民革命党推翻了蒙古王公和活佛的统治,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乌兰巴托作为蒙古国最大的城市和首都,是蒙古国惟一可以称得上都市的地方。乌兰巴托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建筑是建于1896年的俄国公使馆,位于乌兰巴托中央火车站附近,随后是博格汗俄国风格的冬宫以及俄国商人住宅。20世纪初的城市地图(图1)表明,在城市发展初期,城市中还有几处可以称为固定建筑的藏传佛教寺院,如冬宫、广惠寺、兴仁寺、甘丹寺等,居住建筑则均为流动性的帐篷聚落。

乌兰巴托的城市建设开始于1921年革命以后,由于得到苏联的帮助,1937年至1947年间,现代建筑形式得以成型,但这时候还没有本土建筑师和其他外国专家参与项目的设计、施工、建

筑材料的生产以及建筑教育等。1946 年以后,乌兰巴托市的铁路建筑、电信设施、发电厂、大学和剧院等陆续建造起来。这时的建筑规划较为粗放,由于预算紧、工期短,建筑质量以及设计风格完全体现苏联时期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的特点,即建筑物普遍缺乏细部表现和线脚装饰,是大规

模建设时期不重视规划设计,不重视个体风格,不表现地域特征的社会主义建筑特征。20 世纪 40 年代末,蒙古首批受过专业培训的工程技术人员从俄罗斯归来,开始尝试结合本土习俗和传统的建筑形式,公共建筑的屋面造型多采用与帐篷屋顶相似的圆形或者方形。



图 1 20 世纪初乌兰巴托地图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有蒙古建筑师在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直到 90 年代,乌兰巴托的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依然受到社会主义建筑的深刻影响。1989 年民主化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被西方民主制度取代,建筑行业不再是国家的垄断行业,建筑师和建筑专业团体开始设立自己的工作室或房产开发公司。在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国外的建筑设计和工程建设队伍积极参加国际投标和设计竞赛,使得乌兰巴托的国际化进程加速,不论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建筑,都趋于多样化与国际化。目前活跃在乌兰巴托的建筑设计与施工团体主要来自欧洲、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对该市的住宅建筑风格影响很大,但其建筑色彩依然较大程度保持蒙古风格。

2. 乌兰巴托城市建筑主要色彩

与中国城市色彩追求统一性不同,初看乌兰巴托城市的建筑色彩似乎杂乱无章,缺少规划,尤其是城市中心苏赫巴托广场周围的建筑色彩

缤纷,形式各异,但是表面上的无序却有其深层的规律与意义。这个广场上的重要建筑可以说是对蒙古民族尚色习俗最直接的诠释。广场周边的建筑色彩可以归纳为金色、红色、黄色、蓝色和白色,都是蒙古崇尚的传统色彩。

金色:金色是高贵的颜色,也是皇家采用的色彩,成吉思汗家族被称为“黄金家族”。在乌兰巴托,只有最重要的公共建筑采用金色的屋顶或者金色的立柱,或是在局部点缀金色。苏赫巴托广场东侧的国家文化宫(图 2)是一座金色殿堂,屋顶恰似一顶金色的蒙古宽檐帽,檐部用金色回纹条带装饰,檐柱用金色竖向线条装饰,是典型蒙古色彩的现代建筑。

土黄色:与金色相近的土黄色因为其庄重的色彩象征也是较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建筑颜色,乌兰巴托重要办公建筑多采用土黄色。如蒙古科学院大楼、国家银行总部、乌兰巴托中心火车站、国家邮局等。虽然修建于不同年代,或是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古典主义风格,或是国内熟知的 60 年代

商业建筑模式,甚至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风格,都采用简洁的立面设计,颜色以土黄色为主。苏赫巴托广场最重要的公共建筑议会大厦(图3),即大呼拉尔,是原来的议会大厦拆掉原址重建的,象征民主制度推翻专制统治,21世纪初才完成。

该建筑是典型的纪念性建筑,正立面两侧为蓝色玻璃幕墙,中间部分为土黄色石材墙体,显得庄严厚重,与正中端坐的成吉思汗铜质雕像非常契合。屋顶为蓝色盔顶玻璃天窗,与玻璃幕墙在材质与色彩上相呼应。柱廊同样以金色箍圈装饰巨大的立柱。



图2 国家文化宫



图3 议会大厦

红色:正红色建筑在其他民族的城市中可能很少见,在乌兰巴托,摔跤场、儿童电影院、马戏团等能点燃蒙古人热情,表现蒙古人血性的建筑是红色的。也许因为受到苏联建筑的影响,早期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公共建筑,如国家剧院(图4)是粉红色的。在蒙古高原湛蓝的晴空下,建筑色彩与环境也没有显得过于突兀,由于其建筑的功能与用途,红色作为点缀反而使城市广场显得活泼。

蓝色:在乌兰巴托,拥有蓝色外立面的居住建筑非常多,从城市核心区建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三层普通住宅,到市郊的高层住宅小区,

深浅不一的蓝色住宅楼很常见,而住宅墙面的装饰,则多使用白色图案,与传统的蒙古包白色为主体,蓝色为装饰相反。也因为天空是蓝色的,很多新建筑在屋顶色彩上采用蓝色玻璃天窗,除了蒙古议会大厦用蓝色的玻璃屋顶,在郊区新建的国家体育场,也设计为蒙古包式的蓝色玻璃屋顶。在使用玻璃幕墙的新建筑中,蓝色也是主要选择的颜色,如乌兰巴托的新地标建筑帆船大厦(图5),就是一座蓝色玻璃大厦。事实上,因为该地风沙较大,清洁并不容易,玻璃幕墙建筑并不常见。



图 4 歌剧院



图 5 帆船大厦

白色:纯白色建筑物在乌兰巴托这样一个沙尘很大的城市中并不少见,许多 20 世纪 60~70 年代修建的学校与办公建筑都采用白色立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婚礼殿堂是一座方形蒙古包式的现代建筑,白色大理石立面(图 6),墙面用大型回纹装饰,入口上方用金色心形团花装饰。这里是蒙古族新人举行婚礼庆典的场所,与蒙古族传统习俗中用奶食品涂抹新人蒙古包的做法十分吻合。

三、尚色习俗对民族城市风貌形成的影响

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风貌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规划专家、建筑设计师以及文化学者早已在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尝试各种



图 6 婚礼殿堂

方式,包括色彩控制来达到构建特色城市风貌的目的,虽然有成功的范例,但中国城市更多表现为是千城一面,缺乏可识别性,这主要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民族与文化融合性有关。在民族文化较为单一,特别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地区,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如西藏的拉萨和新疆的喀什,各自表现出非常独特的城市风情。但像呼和浩特这样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人口最多,以伊斯兰教为特色的城市,城市风貌势必以杂糅的民族文化符号为其表征。因此,每个民族特有的尚色习俗对城市建筑色彩的贡献度,就成为了影响城市风貌的重要元素。

1. 将尚色习俗作为民族城市的显性构成要件

构成特色民族城市风貌的显性要素有很多,如宗教建筑,城市广场、特色街区、民俗文化景区、城市雕塑等,色彩是其中绝对的显性构成要件。国内设计师早已注意到了代表性的建筑母题在提振城市风貌中的作用,因此,最直接方法是在地标性建筑、重要的公共建筑、商业建筑中大胆采用民族文化符号,如王小东院士设计的乌鲁木齐二道桥国际大巴扎,不但采用了吐鲁番苏公塔纹饰,还采用了新疆生土建筑的色彩。生土建筑是西域地区的传统建筑形式,黄色也是维吾尔族喜爱的颜色。

需要指出的是,维吾尔族喜爱的颜色还包括红色、绿色、蓝色、白色和黑色,除了绿色清真寺,我们很少看到维吾尔族城市中有体现其尚色习俗的建筑物。如果说红色与黑色不太适应当今社会的欣赏习惯,被称为“突厥蓝”的天蓝色,应该尝试作为构建城市风貌的显性要件。

2. 将尚色习俗演化为民族城市的隐性标记符号

色彩除了作为构建民族城市风貌的显性要素,也可以成为唤起城市和民族历史记忆的隐性符号。乌兰乌德的蒙语意思是“红色之门”,是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城市人口40万左右,主要居民有布里亚特人,俄罗斯人和蒙

古人。布里亚特人实际上属于蒙古族的厄鲁特部,元朝称其为“不里牙赐”。他们早先游牧于外贝加尔地区,后来向北发展到了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清朝时布里亚特人被赐名巴尔虎,编入八旗,并安置在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在苏维埃政权统治的70多年时间里,布里亚特人基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成了以俄语为母语的蒙古民族。

乌兰乌德在1891年建市,如果不是街上的行人多是蒙古人面孔,我们很难从其建筑风格和色彩中判断蒙古族文化的影响。是否布里亚特蒙古文化不复存在了呢?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以及乌兰乌德的市徽,是蒙古人尚色习俗的深层表现。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国旗由蓝色、白色、黄色三个宽窄不一的平行条带组成,上方最宽的蓝色代表天空、中间的白色代表贝加尔湖,下方的黄色代表土地,也是布里亚特人皮肤的颜色,蓝天上由月亮、太阳与火焰组成的“尼达”(图7),布里亚特人称为“索燕伯”,代表布里亚特人所信仰的萨满化藏传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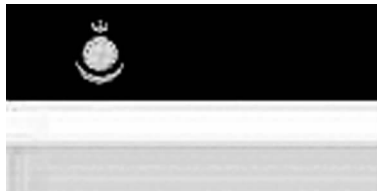


图7 布里亚特国旗

3. 将尚色习俗融汇于民族城市的成长基因

色彩是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中最具生命的基因。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可能由于历史、政治或者宗教原因失去或者远离了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但是其民族色彩与传统图案却很难被抛弃。这一点在少数民族服饰中表现最为明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少数民族族群都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在近乎失去民族特色的许多中国蒙古族为主体的城市,甚至乡村建设中,不妨尝试借鉴乌兰巴托城市建筑的某些色彩,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层面适当融入尚色习俗这个民族文化遗产的长寿基因。

参 考 文 献

[1]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M].赵景阳,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33.